

论说话人意向及其推导*

唐红芳

(湖南工业大学, 株洲 412007)

提 要:交际意向是言语交际行为的目的,是构成话语意义的基础和核心。话语形式是言语交际凭借的手段,是交际意向和话语意义的外在标识。话语意义、交际意向与话语形式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为交际主体——说话人从话语形式推导对方的交际意向,从而准确理解话语意义提供可靠的途径。根据话语形式,听话人可以通过逻辑、语义、常识等推导方式推断说话人的交际意向。

关键词:交际意向;话语意义;话语形式;交际意向推导

中图分类号: H0 - 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0100(2008)03 - 0110 - 4

On Speaker's Intention and Its Deduction

Tang Hong-fang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412007, China)

Communicative intention is the objective of speech communication. In addition, it's the basis and core of speech meaning. Speech form is the means of speech communication, the external mark of communicative intention and speech meaning. The relationship among speech meaning, communicative intention and speech form helps communicative subjects understand each other's speech meaning through deducing communicative intentions from speech forms. Communicative subjects can deduce each other's communicative intentions in different deductive ways.

Key words: communicative intention; speech meaning; speech form; deduction of communicative intention

1 引言

话语意义的研究在学术界很早就开始了,语言学、哲学、心理学都有较多的研究成果。随着日常语言哲学的兴起,交际意向、言语行为、会话含义等理论的提出,使句子意义研究由语义阶段过渡到语用阶段。与此相应,意义(meaning, sense)研究也“从句子客观(内容)向主观(内容)转向”(李洪儒 2001: 37)。格赖斯(Grice H. P.)和塞尔(Searle J. R.)等人在研究中发现,必须联系说话人的意向(intention),才能正确理解其话语意义,提出话语意义研究的意向问题。但是,这一问题作为一个整体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

本文从说话人意向和话语意义、话语形式的关系出发,分析和探讨听话人如何通过话语形式推导说话人的交际意向(communicative intention),希望能够对意向问题的研究和认识有所贡献。其实,说话人意向就是说话人意义,该意义是话语意义的核心。简单说,说话人意向与

说话人意义研究是一回事。

2 意向与话语意义

意向是哲学、语言学、心理学等学科研究中的重要概念。意向是整个交际过程的始发机制,对交际策略、方法和效果起控制作用。考虑到意向本身的复杂性和本文研究的目的,我们所说的说话人意向指交际意图,即说话人要达到的交际目的。研究意向离不开对意义的讨论。意义非常复杂,哲学家、逻辑学家和语言学家从不同角度进行探讨。对意义的探讨主要涉及到指称论和观念论(语义)、形式主义语义学(语形)及语用学意义理论。本文讨论的意义是言语交际中的话语意义。笔者认为,话语意义有两种表现:“字面意义”和“意向意义”。如何理解这样的意义,成为语言学、哲学、心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结构主义语言学从修辞、语法角度解释它们;日常语言学从言语行为、人类交际角度加以阐释,出现了奥斯汀

* 本文系“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7YBB253),“湖南省教育厅资助科研项目”(06C084)的阶段性成果。

(Austin J.)和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和格莱斯(Grice H. P.)的会话含义理论;语用学家斯波珀和威尔逊(Sperber D. & Wilson D.)站在认知心理学的立场上,提出关联理论,对言语交际意义给出了认知解释。

对说话人意向和话语意义的关系,塞尔和格莱斯进行过讨论。塞尔区分句子意义和话语意义。他认为,句子意义是由语词的意义和语词在语句中的句法排列来决定的,句子意义是句子所意味的东西,话语意义是说话人通过说出句子所意味的东西(Searle 2001)。至于什么是“说话人通过说出句子所意味的东西”,格赖斯联系意向进行过细致分析。塞尔赞成格赖斯用意向来说明话语意义,但也认为格赖斯只看到意向对话语意义的作用,忽视句子意义和话语意义的联系(Grice 2002)。塞尔给出句子按字面意义被意谓时的话语意义分析,该分析表明他对意向作用的认识还存在矛盾。当句子不是按字面意义被意谓时,格赖斯和塞尔的分歧更明显。塞尔认为尽管说话者所意味的与意向有关,但也不能完全脱离他说出的词所意味的,而格赖斯则认为话语意义可以脱离句子意义。我们认为意向是话语意义的基础和核心,语言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意向的交流,进入交流中的意向必须是可表达的和可理解的,因此必然有某种手段或方法使话语和意向联系起来,而话语形式就是把两者联系起来的常规手段。格赖斯的贡献在于用意向解释话语意义,抓住意义的核心,不足之处在于忽略意向本身和意向的表达与理解间的联系,尤其是话语形式在意向的表达与理解中的重要性。而塞尔指出话语形式在语言交际中的重要性,但同时又不恰当地夸大规则的作用。我们认为只有把两人的方法和观点真正结合起来,才能够对意向和话语意义与规则的关系形成较为全面的认识。

3 意向与话语形式

话语形式是言语交际凭借的手段,是交际意向和话语意义的外在标识。在格赖斯和塞尔研究的基础上审视交际意向和话语形式,我们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系。

话语形式是连接言语交际主体的桥梁。任何交际意向的表现都离不开话语形式,都受话语形式的约束。斯波珀和威尔逊把话语形式看成交际中的“明示”部分,这是很恰当的。对说话人而言,话语形式是他选择的交际意向的外在标识;对听话人而言,话语形式则是他认知交际意向的着力点。

话语形式是语言的具体运用,语言是话语形式产生的前提。语言结构系统一方面为说话人的选择提供可能性,另一方面也制约说话人的选择和听话人的理解。虽然从理论上说,选择什么样的话语形式来标识交际意向有无限的可能性,但这种选择还是必然要受到语言结构

系统的制约,超出这种制约将使话语形式变得没有价值。在言语交际行为中,任意性提供话语形式选择的可能性,约定性保证话语形式的社会价值。

说话人对话语形式的选择必然要受到交际意向的制约。不同的交际意向类型决定话语形式选择的差异。交际意向类型的不同制约着说话人所选择的用来标识交际意向的话语形式,这种制约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交际意向制约着“语言结构化”。“语言结构化”指交际意向外化为特定的语言结构形式,即语言发展出许多表现不同交际意向的固定形式,也就是奥斯汀所说的“程式用语”。交际意向在语言上的“结构化”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词汇化,如英语用 please, ask 等词标识“请求”的交际意向;汉语用“保证”、“希望”等词标识意愿的交际意向等等。不同类型的交际意向都要求有相应的词汇形式。另一类是语法化,不同的交际意向类型有相应的语法结构形式,如用祈使句表示命令或请求的交际意向等。当某类交际意向实现词汇化或语法化以后,一些特定的语言结构成分就成为某类交际意向明显的、固定的话语标识,并且成为说话人和听话人内在语言结构知识的一部分。二是交际意向类型影响话语形式标识。在言语交际中,话语形式和交际意向并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即使在使用结构化的话语形式标识时,也是如此。特定的话语形式标识所“提示”的交际意向,要根据具体的言语交际行为状况确定(言语交际的具体情景、主体的状况等)。在具体的交际中,某种话语形式标识什么交际意向,除了其他要素外,与交际意向的类型密切相关。内在主体心理的交际意向都有其存在和实现的条件。不同交际意向存在和实现的条件不同,它们会影响话语的形式标识。

语用学的中心论题是研究人怎样使用语言进行有效的交际。首先,有效的交际首先表现在要有明确的交际意向,这是有效交际的必要条件。其次,有效交际要有能保证交际意向得以充分表现的方式——合适的话语形式。这样一来,语用学的中心论题就可以归结为如何用合适的话语形式去表现交际意向的问题:说话人如何选择表现交际意向的话语形式,听话人如何根据话语形式寻求交际意向。而话语意义、交际意向与话语形式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为听话人从话语形式推导对方的交际意向,从而准确理解话语意义提供可靠的途径。

4 说话人意向的推导

在言语交际行为中,交际主体考虑各种相关的因素去实现对交际意向的标识和理解。实现对交际意向的标识和理解就是找到交际意向和话语形式相关联的方式或途径。

若从纯粹传递信息的角度看,交际意向和话语形式相关联的最直接方式是明示,即在话语中用词汇化或语

法化的成分标识交际意向。斯波珀和威尔逊的关联理论认为,话语的理解就是“明示-推理”过程,但他们所说的明示是指全部话语形式而言的。我们所说的明示却是指那些标识交际意向的词汇化和语法化的话语形式。只要我们掌握了语言结构中约定的交际意向标识成分,就可以直接加以选择或直接从这些标识中理解交际意向。初学一种语言的人,在其用所学语言实施的交际行为中,这种明示的特点最为突出。我们知道,人的语言不仅仅是传递信息的手段,作为人类经常性社会行为的言语交际,它在传递信息的同时还表现情感,体现社会道德文化规范等。因此,在言语交际行为中,话语形式的选择和理解必然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话语形式往往并不直接标识交际意向,而是根据话语形式推断交际意向,交际意向和话语形式标识的连接变得间接了。

4.1 逻辑推导

逻辑是人的思维形式,具有特定的规律性。语言是思维的外在表现。逻辑作为思维的形式,其结构应该是完整的。而作为思维外在表现的语言,话语形式却并不一定完整,可以是“缺损”的。这样,在言语交际中,就出现用缺省的话语形式表现完整思维结构的现象,导致在言语交际中出现依靠逻辑形式连接话语形式和交际意向的途径,而且成为交际主体的惯常做法。例如:

- A: Will you accept my application, Sir?
 B: Busy all the days, we haven't got a meeting
 A: Ok, I'll wait for your answer

A的意向是“请求 B告知申请结果”,而 B的话语并没有直接指向 A的交际意向,可 A仍然理解“没有结果”的意思——这正是 B要告知给 A的东西。B的话语形式标识和他的交际意向是这样连接起来的:(1)只有开会研究你的申请才会有结果;(2)这几天没有开会;(3)你的申请没有结果。(1)和(2)是两个前提:(1)作为一般的知识预存在交际主体的记忆中,(2)在言语交际中直接表达出来。(3)是由上述前提推导出来的结论,即 B的交际意向。这种推断的逻辑结构形式是: $P \rightarrow q, \neg P \rightarrow \neg q$

逻辑知识是人们长期学会的一些有效思维的规则,运用这些规则可以保证人认知的正确性。正常人都具有以逻辑判断和推理为主体的思维能力。在言语交际中,运用逻辑知识构成话语形式标识和交际意向的推断关系,保证言语交际行为的有效性。逻辑推断途径的内在心理过程是:说话人将交际意向放在相应可能的逻辑结构中,然后选择逻辑结构中的某一结构项的外在语言表现作为话语形式标识;从听话人一方来看,作为交际意向标识的话语形式激活其内在的相关逻辑结构知识,然后将话语形式标识纳入相关的逻辑结构中,构建完整的逻辑表达式,从而推断出交际意向。不难看出,逻辑推断途径的关键在于逻辑结构部分。逻辑结构复杂,相应的话

语形式标识和交际意向的连接就复杂,言语交际行为主体的认知加工就越复杂。

4.2 语义推导

语义涉及到概念结构。认知心理学关于人的记忆结构有两种主要说法:情景记忆和语义记忆。情景记忆是指对发生于特定时间、地点的特定事件或情节的储存(与提取)(邓斯平森 1983)。而语义记忆就是一部心理词典,知识结构富有组织性。它包含一个人拥有的关于词汇以及其他语言符号,其意义和所指的事物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它还包括关于操作这些符号、概念和关系的规则、公式和算法的知识(潘菽 1998)。

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可以概念化,概念彼此连接形成“语义网络”,保存在人的记忆中。关于语义网络,研究者提出许多模型。根据彭聃龄和桂诗春的概括,主要有层级网络和激活扩散两种模型(彭聃龄 刘松林 1993)。层级网络模型是由柯林斯(Collins)和奎连(Quillian)于1969年提出来的一个早期的著名模型。该模型的基本成分是概念节点(如动物、鸟、金丝雀),和每个概念同时储存的还有概念属性(如动物的属性是有皮肤,能活动,能吃,会呼吸;鸟的属性是有翅膀,会飞,有羽毛)。概念根据类属关系组成一个层级语义网络。网络的上级概念包含下级概念,下级概念蕴涵于上级概念之中。概念节点之间按一定的方向连接,概念和属性直接连接。层级网络模型具有认知的经济性。根据这个模型可以设想,激活一个概念,就会沿着概念节点连接的方向去寻找该概念的属性特征。距离近的,所需时间短;远的,所需时间长。两个概念的距离越远,被激活的可能性越小,在认知中就会耗费更多的时间。激活扩散模型,是为了解决层级网络模型在实验中遇到的问题(彭聃龄 谭力海 1991)。由柯林斯和洛夫塔斯(Loftus)1975年提出来的激活扩散模型仍是一种连接网络。但是它的结构并非严格分层的,而是一个更为复杂的概念和概念关系网。激活扩散模型的特征是激活和扩散:一个概念被激活,就会扩散到与之相连接的其他概念。扩散越远,能量就越弱。激活扩散模型是在对层级网络模型修正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层级网络模型和激活扩散模型都揭示概念的关系。概念不是孤立地存在着,而是相互依存的。根据语义网络的这种特性,我们就可以由一个概念推断另一个概念。在言语交际中,说话人可以利用语义网络概念连接的特性选择话语形式标识,听话人则可以从话语形式标识中推导出交际意向。最常见也是最典型的语义推断途径是预设。例如:

- A: Is she married?
 B: Oh, her child is one year old now.

B的交际意向是“告知[她结婚了]”,但 B说出的是“孩子都一岁了”。

根据预设(这是言语交际双方都有的认知背景),“孩子一岁了”的预设是“有孩子”,“有孩子”的预设是“结婚了”。这种预设关系可以写成:孩子一岁 >有孩子 >结婚了。A根据这样的预设关系自然可以从B的话语形式标识中顺利推导出“她结婚了”的话语意义。

4.3 常识推导

常识是人们在生活中形成的关于事物的经验,作为一种知识保存在人的知识结构中。认知心理学认为这些经验会形成某种经验图式,这些图式帮助人们对信息进行加工。图式是一种整体主义观念,人们从整体出发认识部分。在言语交际中,如果话语形式标识能激活言语交际主体内在的一个整体经验图式,就可以由此推导出没有被话语形式明确标记出来但却包含在整体图式中的那个部分。

根据图式理论,人生活中形成的经验都可以用“图式”方式保存在长时记忆结构中。有学者在谈到图式对阅读的作用时认为,图式一旦被激活,它就对当前阅读作出解释,解释必然包含着预测和推理(苗兴伟 1997)。言语交际图式可以被激活,用来对输入的信息进行加工。言语交际行为主体经常利用图式将话语形式标识和交际意向连接起来,形成一种推断关系。因此,在此类言语交际中,图式成为交际主体话语形式标识选择和理解的关键。人们经验的种类不同,形成的图式可能多种多样,如事件图式、需要-满足图式等等。下面,我们以事件图式为例进行说明。

人的生活体现为一系列活动。各种活动都涉及一些相关因素。这些因素经常在人的认知经验中相互关联,统摄在一个活动中,形成事件图式。认知心理学把物质客体的图式,如房子、桌子、客厅等称之为框架。把顺序性事件的图式称之为脚本(艾森克 基恩 2004)。我们不作这样的区分,笼统叫做事件图式。在主体认知活动中,一旦某个事件图式被激活,包含在这个事件图式中的相关因素就会被预测出来,成为认知的线索或目标。研究者经常提到的图式有“餐馆图式”、“家居图式”、“旅行图式”等等。图式有大有小,反映人认知经验的不同层次。比如,“进餐图式”就可能包含在“餐馆图式”这个更大的图式中。在言语交际行为中,话语形式标识可能仅仅说出某个事件图式包含的某个因素。只要话语形式标识能激活整个事件图式,就可以从图式的整体出发去推导包含在该图式中的可能的交际意向。例如:

CUSTOMER: I'd like to buy a blue pen

SHOP ASSISTANT: Twenty dollars

是购物图式,其因素有买者、卖者、商品、钱款、交

易行为等。在中,顾客只说出商品名称和数量,就完成交际意向“欲‘购……’”而售货员只说出钱数,就完成了“请求‘付钱’”的交际意向。言语交际双方之所以用少量的话语形式标识就能完成这种特定交际行为,是因为在该“购物”事件图式中没说出的东西都可以从该图式的整体中推断出来。

可见,认知图式将常识经验组织起来并保存在记忆中,通过调动认知图式,主体将话语形式标识和交际意向连接起来,从而对言语交际行为作出相应认知加工,推导出对方的交际意向。

5 结束语

说话人意向是语用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在语用学的研究重点由“说话人意义”(speaker meaning)向“话语理解”(utterance interpretation)迁移的背景下,对交际意向的分析,对交际意向和话语形式相关联的方式或途径的探讨,有助于交际主体准确推断对方的交际意向,理解话语意义,从而促进交际的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 艾森克 M. W. 基恩 M. T. 认知心理学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 邓斯 P. B. 平森 E. N. 言语链——说和听的科学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 李洪儒 (李红儒). 从逻辑、哲学角度看句义理论的发展 [J]. 外语学刊, 2001(1).
- 苗兴伟. 关联理论与认知语境 [J]. 外语学刊, 1997(4).
- 潘 菽. 意识——心理学的研究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8年.
- 彭聃龄 刘松林. 汉语句子理解中语义分析与句法分析的关系 [J]. 心理学报, 1993(2).
- 彭聃龄 谭力海. 语言心理学 [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
- 约翰·塞尔. 心灵、语言和社会 [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1.
- Grice, H. P. *Studies in the Way of Words* [C].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2.
- Searle, J. R. *Expression and Meaning* [C].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1.
- Sperber, D. & Wilson, D.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M]. Oxford: Blackwell, 1986.